

舊

唐

書

三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六

劉

响

等修

元稹

龐巖

白居易

行簡

敬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巖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叅軍祖排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爲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爲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旣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官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憂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

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
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
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
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閑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
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
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
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遊
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曰陳于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己定
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
故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
不欲耀其所能而當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
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
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
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

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官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以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于踈遠之臣庶乎若秦則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

還師傳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用至母后臨朝翦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辭而今鑿匠胡安金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耶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爲之師乎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二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

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奕之間無周
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艱難乎今
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
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官寮皆用
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爲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
皇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
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足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
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
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則俾知百王莫不勿同師長同
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
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大
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賤其兄弟而翦其本枝者
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
召對問方略爲執政所忌出爲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

史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二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礪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沼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礪並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爲不法事礪欲追攝擅令停務旣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礪還京宿數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礪機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礪傷面執政以礪少年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叅軍礪瞿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白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旣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礪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自有三十五十韻乃

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洵間闕下里巷相傳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號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敘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摭蕪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瞶之風者有之辭直氣麤雖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庳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老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効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稹

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詩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意累旬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庶之以大廈使不復破壞永爲板築者之娛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纓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爲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稹所爲嘗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

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復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爲長慶官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譚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許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今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傳于方者故司空頤之子干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嘗客於燕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爲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

皇等訊鞫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爲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邏稹居第稹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稹稹至同州因表謝上自敘曰臣稹辜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稹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爲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止於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底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爲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

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獎踰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加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任責排羣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況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

自離京國目斷寬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
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鍾鼓之
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在
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
稭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鑄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而諷詠詩
什動盈卷秩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稭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
唱稭既放意娛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大和
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
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稭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蒼
卒而卒稭大爲路歧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
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
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稭仲兄司
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二百卷
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

楨長慶末因編刪其文藁自敘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爲有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窮而存之其謬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爲裴度李正辭韋重誼所言當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初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爲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摧薪盜賊無不爲仍爲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勿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

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子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歐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使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没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止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啗鳴會河南尹房式詐譖事發奏攝之前所啗鳴者叫譟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爲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

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
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
子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
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子與裴俱爲宰相復有購狂民告子借
客刺裴者鞠之復無狀然而裴與子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
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
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
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
而存者一百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于陳暢辨謗
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
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
七奏終歿吾世胎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
也其自敘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稗文友與白居易最
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已保薦之

龐嚴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爲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爲稹紳保薦至諫官內職四年昭愍即位李紳爲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爲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旣下敖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爲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嗟謂以爲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爲庫部郎中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蕡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爲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蕡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強幹不避權豪